

一、《論語·子路》載：葉公語孔子曰「吾黨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證之」，孔子曰「吾黨之直者異於是。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，直在其中矣」；又《論語·公冶長》言：子曰「孰謂微生高直？或乞醢焉，乞諸其鄰而與之」。請根據這二則有關孔子對「直」的意見，說明下列問題：(1)「直」當如何理解？(15分)(2)在儒家思想史上，有何議題與「直」的概念有關？(10分)

二、郭象《莊子注·逍遙遊》言：「夫小大雖殊，而放於自得之場，則物任其性，事稱其能，各當其分逍遙一也，豈容勝負於其間哉？」支道林批評郭象說而言「夫桀紂以殘害為性，若適性為得者，彼亦逍遙矣」，意思是說：各依性分而逍遙，則桀紂依其殘害之性也可逍遙。除此之外，大陸學者也認為：依郭象之說，「安於自身的性分即可逍遙」、「奴隸有奴隸的逍遙，奴隸若安於其為奴隸的性分則可逍遙」，因此而得到「郭象為權力階級辯護」的結論。請從道家的立場，說明你是否會同意支道林與大陸學者對郭象的評論？如你不同意，你如何站在郭象的立場反駁上述的說法？(25分)

三、「禮」是周文的核心，而諸子百家出於周室衰微時期，各家對於禮也有不同的思考與反省。請分析儒家、道家、墨家、陰陽家，對於「禮」的態度與觀點分別是什麼。(25分)

四、《二程遺書》中的蘇季明答問，很能凸顯伊川涵養論的特點。周敦頤、程明道等人的工夫從《中庸》出發，致力於體驗喜怒哀樂未發之中，因為此乃是天下之大本。但伊川覺得此一路徑不妥，而認為「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，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」。請依自身對伊川說法的理解，分析他為何認為不可以去追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？(25分)

蘇季明問：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，可否？曰：不可。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，又卻是思也。既思即是已發。纔發便謂之和，不可謂之中也。又問：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，如何？曰：若曰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，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。又問：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，固當勉強裁抑。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？曰：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，更怎生求？只平日涵養便是。涵養久，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。...